

家在洪南山宅

□ 记者 张翠玲

编者按：洪南山宅旧改地块的老百姓即将拥抱美好新生活，这里的城市面貌也即将发生改变。趁历史的车轮还没走远，未来将至，本报记者走进洪南山宅地块，与原住居民聊天，用图像，用文字，为城市留下一张张珍贵的底片。也许，这些底片某一天再度显影，就是历史与人文的复活与传承。

背景：

在上海，不仅有陆家嘴、外滩的高楼林立、热闹繁华，还有一条条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弄堂。这一条条犬牙交错的小巷子，犹如血管一般密布在这座城市的肌体里。住亭子间、烧煤球炉、用手拎马桶，是多少上海家庭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人们穿梭于这小巷子，感受到的是这个城市光鲜亮丽之外的另一面。

上海居，大不易。住房，曾是人们心中的一处痛点。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，需要政策、时机和好运气，更需要机关干部、各单位和老百姓一起，直面旧改征收——曾经的“天下第一难”，乘风破浪，勇往直前！

2月17日，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传来好消息，《静安区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

意愿征询公告》新鲜出炉，这对有幸被圈中的居民来说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老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希望就在眼前。在公告中确定了本次征收范围：东至规划育婴堂路，南至中华新路，西至共和新路，北至南山路，占地面积约54770平方米。

2月23日，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意愿一轮征询以99.63%高比例通过，芷江西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马士威当场宣布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正式启动，这标志着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工作迈出了第一步。

按照相关流程，第一轮征询过后，芷江西路街道和各单位会陆续开展调查摸底、方案

制定、房屋评估、第二轮征询等工作，以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为原则，依法依规、有序高效地推进旧城区改建后续工作，尽最大努力与老百姓齐心协力，改善居住环境，共迎美好生活。

截至记者发稿，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房源信息公布，居民们纷纷前来旧改基地查看房源信息，研究讨论，掀起了一轮小高潮。据悉，6月中旬，街道将组织征收地块居民现场看房。一系列流程过后，最终将开展洪南山宅地块二轮征询，若达到90%的生效比例即可成功进入搬迁期；若达不到90%的生效比例，本次旧改征收就随即终止，5年内不再启动。

拥抱晚霞 盼望旧改把梦圆

口述 童莘乐 整理 张翠玲

我是宁波人，今年89岁，和老伴张凤仙住在这里有40多年了。我们家门牌上面写着：南山路128弄14号后。之所以有个“后”，是因为还有“前”。一个门牌号，两户人家合用，在南山路128弄很常见。

这些年来，合用的远不止门牌号，还有水龙头。家门前空地上就有一只，是弄堂里的总龙头，居民用水都来这里接。

后来水龙头接到每家每户家门口了，生活用水方便多了。而手拎马桶的问题涉及到排污管道的衔接，没那么容易解决，直到2015年我们家才告别手拎马桶。

之后，我们利用楼道扶梯下面的一平米斜角空间安装了马桶和淋浴设备。

其实，第一任房主并不是我。1980年代，我的叔叔分到了这里的两间房，是他把房子留给了我。我和老伴十几岁来上海讨生活，总算有了一个窝后，在此生儿育女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

因为我自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，所以盼



童莘乐和老伴张凤仙

儿孙们好好读书。孩子们都挺争气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勤奋上进。只是，大儿子不幸工伤去世，离开了我们。小儿子在上海轨道交通7号线工作，参加工作后仍继续学习，从技术员到工程师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迈。小媳妇也是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驾驶员。小孙女在永兴路二小就读，中午来我们这里吃饭。

这是一套假三层的住房，住了三户人家，我们的两间房夹在里面，一间在一楼，一间在二楼，两间房加起来24.7平方米。高峰期，这

两间房有六个人住，现在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搬出去了。

由于我身体不太好，患有胃癌，心脏不好，就搬到一楼住。老伴住二楼，要爬很陡很窄的木楼梯。以前扶梯处很暗，白天也需要开灯。十几年前，改了门向，将门由朝北开，改为朝东开，扶梯处就亮敞些了。

“人老先老腿。”我老伴今年87岁，她70多岁的时候还能爬九华山，现在爬楼都是三个台阶歇一歇，很吃力。

人是旧的好，东西都是新的好。真要搬离这里，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老邻居了，还挺舍不得的。但是，真心盼望旧改圆梦，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啊。

我们十几岁就到了上海，现在，我们八十几岁才盼来旧改，你说高兴不高兴！我们本想选房，近日从旧改基地公布的房源信息获悉，房子在松江、嘉定。考虑那里就医、买菜不如中心城区方便，也为了离孩子们更近，我们打算在孩子们的周边买套小房子，够2个人住就行。如果买房子后还有余款，就分给孩子们，帮年轻人减负。

在新疆工作三十多年 我们回上海养老

口述 孙汉鸿 整理 张翠玲

我叫孙汉鸿，上海人，今年74岁。我的爱人廖秀慧，祖籍四川，今年70岁。我在新疆农场工作期间，与廖秀慧自由恋爱，结婚，生了两个儿子。1987年，我们将大儿子的户口报在上海。大儿子一直在上海由我的父母和弟妹妹帮忙养育和教导。按当时的规定，小儿子只能跟我们在新疆生活。后来，听说政策有了变化，为了把小儿子的户口也报回上海，我提前5年办了退休，55岁回沪，那一年是2002年。

我是家中老大，下有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1968年以前，我们家住在宝山路499弄，那里是私房，十七八个平方米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地下挖防空洞，不巧将我们家的房子一脚挖塌。因祸得福，我们家分到了洪南山宅地块的新房。

记得我们是1969年搬来洪南山宅的，一室一厅。我的父母跟4个弟妹妹总共6人同住。知识青年下乡时期，我已于1966年到新疆农场插队，不占家中地方。

1968年，我第一次回家探亲，家里住不下，挤得很。后来，小弟弟住到公司里去了。1973年，我和爱人结婚了。1979年，我们带

小儿子回来探亲，三个人一起回，那家里就更挤了。之后，大弟弟、大妹妹也成家搬出去了。一个楼面，9家人合用卫生间，厨房是两家合用，那时的上海人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也没办法。

当时，我们有探亲假，一年一次，为期7天，其实这点时间哪里够！坐火车单程四天三夜，光在路上，来回就要七八天，所以就攒着探亲假，四年回一次。每一次相聚和离开，从新疆带回来哈密瓜干、大瓜子、棉花，又从上海带去油、肉、衣服、糖、奶粉。当时，我们都是高高兴兴地回来，哭哭啼啼地离开，特别是父母要追几节火车车厢送行。

2002年，我刚退休回来，退休工资每月只有270元。上有父母要照顾，下有儿子未成家，生活的担子很重。我就在家附近边打点临工，边照顾年迈的父母。

爸爸妈妈在时，我们不曾远游，就连上海周边的杭州、江苏都没去过。现在，我们年纪都大了，想走也走不动了，更不可能出远门了。

目前，房子里只有我们俩和大儿子住。我的身体并不好，2007年得了肺癌，开过两次刀，后来又给心脏撑了两个支架，视网膜也有脱落迹象。

兄弟姐妹过得都挺好，相对来说，只有我



孙汉鸿和爱侣廖秀慧

们家经济不富裕。弟妹妹们都很照顾，得知这里要旧改征收，说“我们都不要老房子的，房子留给你，给我们大侄子解决好人生大事就好。”

今年2月，我自愿报名成为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工作“居民监督评议小组”成员。我是一名老党员，每当听到有人在里弄乱传谣，我都会跟居民解释清楚征收政策，为阳光征收出一分力。

目前，虽然征收进程还没有进行到让我们搬家这一步，但是我们已经在北宝兴路看房了，看中了一套，户型、采光都挺好，在一楼，方便养老。我们期待在那里开启新生活，安度晚年。